

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魏 晔

2019年3月的一天,江苏徐州警方正在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办公室里搜查证据。这间屋子超过100平方米,中央摆放着一个约2米长的鱼缸。

一只海龟正在鱼缸里折返游泳,匀速、缓慢。

它是雌性,体长57厘米。饲养它的人是当地一个 黑社会老大。警方结束现场取证,查封了那间办公室,它是唯一没有被带走的证据。

在它之前,黑老大 还养过一只幼体海龟,背甲长了青苔,被卖家回收。2016年,它作为继任 吉祥物,从海南来到徐州,住进这个鱼缸。

一只海龟,如何跨越约2000公里,从深海来到 黑老大的 鱼缸 破解谜题者包括江苏省邳州市公安局食品药品和环境犯罪侦查大队、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、徐州市农业农村部和全国各地研究海龟的专家。

随着调查推进,更多被非法捕捞、贩卖的海龟被发现。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师生、公益人士、机场工作人员、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等加入进来,这些人汇集在一起,试图把海龟送回大海。

600多只海龟,被卖到13个省份、30个城市

2019年3月19日,李自强第一次见到了它。

自那间办公室被查封后,雌性海龟已经独自生活了一个星期。它没有进食,背甲上长了青苔。在浑浊发绿的水中,它依然保持规律的游动。民警用硬物敲击鱼缸,能换来它的一瞥。它给李自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,一位优雅的女士。

李自强今年46岁,从警21年。他在派出所抓过流浪狗、流浪猫,曾因办了一起色诱盗窃案上过电视。到邳州市公安局食品药品和环境犯罪侦查大队工作后,他和假药贩子、食品经销商打交道,自称 小民警,做的工作是 谁都能干好的事。

这次,李自强找到了海龟的卖家。徐州市一家主营观赏鱼的水族店,2009—2018年间,店铺老板卖掉了17只国家禁止买卖的玳瑁海龟,买龟获赠鱼缸,享受每月上门维护清理服务。

黑老大 办公室的两只海龟,是水族馆老板从海南两家销售水产品的公司购得。李自强揪着这根链条赶到海南,那时他还没意识到,这将是他的职业生涯中办得最久的一桩案子,过去都是在 惩治犯罪,这一次是在 拯救生命。

在海南岛腹地、远离海岸的一个村子里,李自强进入那家公司搜查。公司设在一座民宅内,李自强转了很久,终于注意到,室内楼梯的水泥板有些松动。他撬开水泥板,发现暗室里有两只海龟活体。另一家公司也藏在村中,他从仓库里找到一只海龟标本和十几箱发货单。

这两家销售公司主要从当地渔民处收购海龟,偶尔也去越南,以一箱方便的价格换一只海龟。

更惊人的秘密记录在发货单中。海龟的代号是 王八 大鱼。1号 指的是玳瑁,2号 是绿海龟。这两家销售公司把海龟混在热带水果、海鱼等海南特产里,通过海南当地一家物流公司空运出去。

仅仅在2009—2019年,公司就运送了600多只海龟到全国13个省份、30个城市。物流公司向销售公司收取代理费(好处费),每只海龟200元至几千不等。

销售公司还发明了 7天包活 的行规:买家收货7天内,海龟死亡,免费更换新龟;收货7天后,海龟死亡,卖家不予退换。

这些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海龟的行为,都指向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:危害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。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决定提前介入,引导侦查。

我算是攒了一件功德

在古代传说中,龙生九子,老六霸下形似龟。神话故事里的另一种神兽玄武,外形由龟和蛇组合而成。民间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是,触摸龟能给人带来福气。

留给自己六平方米

(上接5版)

他原本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和房子。但在山西老家,属于他的土坯房在母亲去世之前被卖掉了。他留几千块钱给母亲按老家的习俗办了个葬礼,剩下的钱又捐了。

这个异乡的出租屋里,阳光被围墙遮挡住了,终日照不进来,屋里弥漫着潮味。他的一日三餐从简,蒸俩6角一个的白馒头,再把盐、醋、香油倒在切好的洋葱丝与黄瓜片上凉拌做菜,最后用蒸馒头时煮沸的水冲一碗蛋花汤。几乎顿顿如此,有时黄瓜换成青椒,面替代馒头。

他几乎没什么开销,省下的钱,他也不存,一笔一笔汇给中国儿基会。

已经无法算清,过去的17年里他汇出多少钱。因为贴在那些笔记本上的汇款单并非全部。刘易告诉记者,他是从2004年开始捐款的,起初,他并没想过要把汇款单保留下来,扔的扔,撕的撕,后来经人提醒才留下,但偶尔还是会丢失一些。

在早期的一些汇款单上,他甚至并未使用真名。他的有些汇款收据上,姓名一栏写着 艾新,后来还出现过 冯翼,那是 爱心 与 奉献 的谐音。中国儿基会的过往账目里,以 冯翼 名字的捐款,超过了2005年10月至2009年7月,共计19050元。

从出租屋里那沓可供查询的汇款单来



一只寄养在北京工体富国海底世界的涉案海龟。

在海龟界,玳瑁是最受买龟者欢迎的品种。它的背甲有13块瓦状排列的鳞片,可以制作成眼镜框、梳子、手镯、戒指等工艺品,金褐交织的花纹格外美丽。迷信的说法是,玳瑁制品还能 辟邪。

黑老大 鱼缸里那位 优雅的女士,就是一只玳瑁。

根据发货单上的地址,李自强找了不少购买海龟的人。一名哈尔滨的买龟者告诉李自强,母亲胃里长了肿瘤,他买一只玳瑁,希望延长母亲的寿命。后来这只玳瑁死了,风水先生劝他,赶紧再买一只补上,才能继续发挥联盟列 极凶 物种。

北京一名女士,则因为热爱海洋动物而买龟。海龟被罚没后,她常打电话给李自强,仔细询问海龟的寄养地、健康状况:我们自费去放生地点可以吗?我们远远在岸上,看着它回到大海就行。

像她这种爱龟人士,遍布全球。不少爱龟者都闹过相似的笑话:雌性海龟在沙滩上产卵,却被海滩上的人误以为搁浅,硬生送回海里。

过度捕捞导致海龟的数量逐渐减少。2021年,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修订,将海龟的保护级别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提升至一级。其中,玳瑁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 极危 物种。

海龟的稀少,彰显了拥有者的地位。北京某家影业的老板,在办公室建了4米长、2米高的鱼缸。4只海龟遨游其中,缸里还有珊瑚、小丑鱼和两条海鳗。

面对民警,打扮时髦的高个子老板马上表态,请民警带走他的海龟:我不想养了,我想捐赠,去哪儿捐?后来,他还致电邀请李自强到北京旅游,最后提出:能不能从轻处理?如果入刑,他参与的那部电影,制片人那一行不能写他的名字。在那通电话里,他没有提及养了两年的4只海龟。

除了个人购买者,各地多家海洋馆也从涉案两家销售公司买龟。

曾有海洋馆管理人员告诉李自强,没有海龟的海洋馆没有灵魂。宣传海报会印着海龟的图片,游客喂食海龟,按次数收费。海洋馆偶尔也能接到销售公司的推销电话:找到一只千年一遇的大海龟,绝对是镇馆之宝!

还有一些放生者,购来海龟,用红漆或黄漆在龟壳上写下 佛 字,再送回大海。在海南的一个派出所里,一名购买海龟放生者想不明白,她明明做了好事,怎么违法了。

她没有收入,却坚持每天去市场购买海龟、海鱼,再放回大海。有渔民了解她,打来电话说:我抓到一只海龟了,

你不来解救,我就送去饭店让人吃了!

她每次都选择解救。她发动爱心人士捐赠善款,全都投入到解救海龟、放回大海的事业中。警方最后没有对她立案,因为她 没有主观恶意。

李自强解救这些涉案海龟后,把它们送到当地海洋馆里寄养,等待案件侦查、起诉、判决。

2020年春天,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海龟的生存处境。

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钟帅回忆,当时,各地鼓励居家隔离,有的海洋馆工作人员没法及时投喂,导致饿着肚子的海龟互相撕咬。有的海洋馆经营不善,欠下债务,法院查封财产后,断水断电,涉案海龟死亡。

湖南省岳阳市农业农村局曾在一个星期内给邳州市公安局发了3封函件,因为寄养在当地海洋馆的16只涉案海龟,疫情期间已死亡6只,另有几只被咬伤,他们希望能将海龟提前放生。

钟帅去看望寄养在徐州某家水族馆的涉案海龟,工作人员从冰柜里拿出海龟的尸体。李自强也无从得知,那位 优雅的女士 在疫情期间是否活了下来。它早就混在涉案海龟中,住进水族馆里。这样的情况让入行17年的检察官钟帅开始反思,我们办这个案子,是为了保护海龟,结果还没判决,涉案海龟都死了。

在海龟案之前,钟帅最常思考的问题就是 判几年,环境诉讼常常很难判定实际受害人,更需要检察官替环境发声。涉案海龟出现伤亡后,他意识到,动物保护的案子应该把动物生命放在第一位。

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随后决定,对扣押在案的三只海龟予以救助,并尽快放生。

最终,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给海龟买机票,送往海南,途径 正规,手续合法。某家航空公司的老板听说要运送海龟,马上协调飞机免费运送,我算是攒了一件功德。

钟帅的同事、检察官范璞认为,海龟容易让人产生怜悯喜爱之心。她办理过保护蟒蛇的案子,办案过程中几乎没有志愿帮忙的爱心人士。

她负责运送第二批海龟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。机场工作人员排成队,主动帮忙抬龟,只为了摸一摸龟,沾沾好运气。在海南的一个派出所里,一名购买海龟放生者想不明白,她明明做了好事,怎么违法了。

过了十几天,这位工作人员特意发信息告诉范璞,她老婆生了个儿子。收到这条信息,范璞哭笑不得。

么一点儿一点儿挣来的。

他很少向外声张此事,除非遇到麻烦。比如向前来撞他的城管或保安出示他的汇款单,希望博得同情,但通常并没有用。一位同院的邻居还是去年无意间听说他捐款的事。这个邻居有些想不通:你没钱,你就先把自己过好再说吧。也有人劝过刘易,你别捐了,你给自己留着吧。但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

今年3月,他暂时停止了给中国儿基会的捐款,因为看到一篇关于白血病家庭的报道,他决定先给报道中的4个白血病儿童每人捐200元。刘易说,他们急着用钱。

当一位白血病患儿的父亲知道他的捐款是每天外出理发攒来的时,拒绝接收。刘易知道对于一个动辄花费百万元的白血病家庭而言,200元不过是杯水车薪,而自己 能力有限,但他执意要捐。

他几乎一天不落地出门挣钱。长期以来,他都不曾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理发店,也没有固定的理发摊点,总在早市、工地、小区、公交车站、立交桥等地四处腾挪。

他纯粹地信奉着,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 的口号,遇着什么事总想着 尽一点儿心意。在北京18年来他除了毛主席纪念馆堂,没有去过什么地方参观。

他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,2008年汶川地震时,他本已准备好前往,但发现地震破坏了交通,火车无法抵达,遂放弃。

2013年4月,他从收音机上得知雅安地震,随即买票去了震中芦山,在灾区当志愿者帮忙卸矿泉水和救灾帐篷。

2020年7月14日夜里,他来到位于江西九江的江新洲渡口。那时,中国南方深陷一场仅次于1998年的洪灾,长江中的小岛江新洲被洪水围困。

刘易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,他看到新闻上说这里抗洪缺人,便从北京西站坐了15个多小时的硬座,赶赴九江。一路打听寻找到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后,被告知目前已经不乏人手。当天晚上,他又悄悄回了北京。从北京到九江的程车票163.5元,房东后来才知道,那些路费是他借的。

其实他的理发生意并不稳定,时常被保安和城管撵得到处挪摊子,有时还会被抢夺理发工具。

在北京的10多年来,他献过24次血,每次都是400毫升。我原来身体好,但是现在不行了。刘易说,他已经很久没有献血了。如今理发站久了,他就得坐下歇一会儿,止疼片和治他腰病的药随身携带。

他被医生诊断为 腰椎间盘突出,脊柱骨质疏松伴生理性骨折。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从事体力劳动者腰椎的退行性疾病。以前下雨他也出摊,但现在一下雨他就腰疼得出不了门,只好待在出租屋里养病,看书,吃止痛片。

10多年来,他看着出租屋外的院子

涉案海龟背后的人心



山西省太原市,一家海洋馆管理者从冰箱里拿出20只小海龟的尸体,有的前肢被咬掉一半,有的背甲被咬掉一角。受访者供图



检察官、民警和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工作人员共同将海龟放入救助池。受访者供图

在徐州这些人的指导下,各地检察院运送了19批、268只海龟抵达海南。

找回身为动物的野性

在海南迎接海龟,并承担野化训练工作的,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省海龟救护保育中心主任杜宇。这个又瘦又黑的男人总是穿着POLO衫出现在海龟救治的现场。地方媒体的镜头对准他时,他的衣领处总沾着水渍。

268只海龟大多健康抵达。大部分海龟是雌性,因为生活在人工环境中,它们的发育情况和在海洋中差异很大,所以很难从体型上判断年龄和性成熟程度。最让人操心的是,一只在湖南被解救的红海龟。杜宇慢慢揭开裹在它身上的浴巾后,发现背甲出现了一道长长的裂痕,鳞片出现错位,透明体液和血液从裂痕处渗出。

他把海龟固定好,用双氧水、云南白药、酒精涂抹伤口。每一次抹药,海龟的身体会随之抖动,挣扎着想躲开。上药17天后,这只海龟的伤口开始愈合。

有的海龟患皮肤病,杜宇让它们多爬坡、晒日光浴。有的海龟总漂浮在水面,无法下潜。有的海龟没撞到回归海洋,就已死亡。杜宇解剖它的尸体,在它肚子里找到塑料片和渔网残片。

这间海龟救护保育中心有60个救治池,能容纳550只海龟。每只海龟要通过杜宇的入学考试,才能进入救护保育中心。

他为海龟准备了30厘米深的救治池,内有斜坡。每只海龟都必须下水游泳,如果怕水,可以爬坡 上岸。

他会观察泳姿,辨别海龟可能患上的疾病。如果只用一只前肢打水,可能另一只前肢受伤了;如果乱打水,可能不懂水性;如果在游泳时频繁伸头呼吸,呼吸道可能存在疾病。

体检结束后,他按照品种、体型和疾病把海龟分到各自的水池中。最后一项区分海龟的标准是脾气。杜宇会把那些 喜欢咬别人的 贪玩 的海龟单独放出来,独居一段时间,再试着让它回到集体和其他海龟相处。

有些海龟长期待在黑暗中,每次遇到阳光,就显得很烦躁。杜宇特意准备了有遮蔽物的救护池,引导这些不安的海龟慢慢适应阳光。

更严苛的训练在等待着这群海龟。杜宇把活鱼喂到海龟的嘴边,一松手,让海龟练习咬住眼前活蹦乱跳的鱼。慢慢地,杜宇把活鱼直接扔进池子里,让海龟练习下潜捕食。

每两个月,它们要做一次血检、便检,还有CT检测 腹部、背部朝上各拍一次。检测床上的海龟,有的乖乖不动,有的四处乱爬。

但有些海龟,注定和海洋再无缘分了。它们失去前肢或大腿,只能一辈子待在距离海洋400米的救护保育中心。有时候,它们会爬到沙滩上晒太阳,朝着海洋的方向,研究人员在旁给它们的伤口擦药。

即使是残疾了,也要鼓励它多活动。杜宇逐渐提高救护池的水位,逼迫这些胳膊少腿的海龟练习下潜,找回身为动物的野性。

别让它们再等了

截至目前,600多只涉案海龟,李自强已经找到了400多只,其中,海龟救护保育中心收治了268只,并把190只海龟成功送回大海。

这些回归大海的海龟在救护保育中心学会了自主捕食,能至少下潜2.5米。出发前,体型较大的海龟体内安装了电子芯片,前肢还会打上一个钢印,一面有 CHN(中国) 字样和5位数字,另一面有中国海龟保护联盟的电话和单位简称。

中国海龟保护联盟秘书长陈芳介绍,如果渔民误捕海龟,看到标记,大多会直接放回大海。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看到这个标识,也能知道这是中国放生的海龟。2021年4月中旬,在2020年8月放生的海龟中,有一只传回信号:它游到了日本福岛岛附近海域。

李自强没有亲眼见证海龟回归大海的模样,但他怀抱过、丈量过其中大多数海龟。

他依然奔波在各省份解救海龟。这个以前从不去海洋馆,也没看过海龟科普视频的 小民警,如今成了海龟知识达人,讯问时能适时看穿嫌疑人的谎言。

他还把家里饲养的小乌龟放生了。7岁的女儿急得跑到办公室质问他:爸爸,我乌龟扔哪儿去了!他带着女儿来到河边:它自由了!

在海南的救护保育中心,杜宇发现,一些海龟开始有了交配行为。他计划,模拟雌龟产卵的沙滩,建人工产卵场。

作为检察官,起诉前,范璞给各地专家打电话,请教海龟的核定价值。这群搞科研的专家犯愁,从没有人能定义一只野生海龟的价格,黑市价格也不能作为参照标准。

范璞的提问启发其中一位专家。他研究后,提出细分海龟生长发育的6个阶段:受精卵期、仔龟期、稚龟期、幼龟期、亚成龟期、成龟期。目前,这个新理论正在等待学界认可。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吕晋办案时发现,北京工体富国海底世界长期收治、救护了执法机关罚没移交和公众捐赠的水生野生动物。为了医治涉案海龟的皮肤病,海洋馆购买了碘伏和双氧水,还建了一个体积更大的海龟池。

河北省廊坊市的涉案海龟找不到合适的寄养场所,也送到这里。朝阳区检察院发出一份检察建议,提议逐步建立和完善区水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制度。2020年10月,朝阳区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正式成立,执法机关罚没的一批砖砾随后送到这里收容、养护。

钟帅也开始关注到,徐州办理和鸟相关的案子,所有涉案的鸟要送到南京进行物种鉴定。一趟高铁往返后,鸟全死了,这类案子应把动物的生命放在法定流程之前。

媒体报道海龟案后,钟帅担心,案子仍在侦办中,一些买龟者看到新闻后,会选择转移或杀害海龟,以逃脱刑罚。他建议,在发货单和证书齐全的情况下,即使没有找到海龟实体,法院也应认定买龟者的犯罪事实。如果买龟者为逃避刑罚伤害海龟,应该处以更严厉的刑罚。

2020年8月,第一批涉案海龟回归大海。船只载着海龟抵达放生海域。还没等人反应过来,一只海龟率先从甲板跃入大海,扑腾四肢,冲向海洋深处。钟帅猜测,这只海龟嗅到了海水的气息,它向往海洋太久。

有人希望拍照记录其他海龟放生前的最后一瞬,一位检察官当场表示:算了,它那么迫不及待,别让它们再等了。

尽管内心充满不舍,但 临时爸爸 杜宇知道,大海才是海龟真正的家。从回归那一刻起,它需要在大海里独自捕食、下潜、找对象,什么都要靠它自己。

里那棵李子树一点点长大,从小树苗长到树干与他大腿一般粗细。春天来时,李子花开,清香四溢。但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正一点点儿衰老、退化,饭量减少,器官正在萎缩。

以前,干重体力活儿,他常能吃1斤猪肉、10个馒头,但如今只能吃两个馒头。大概是咸菜吃久了,胃也今不如昔,出门时常抓一把花生米带上,没事嚼嚼,养胃。

眼睛在变花,听力在衰退,力气更是大不如前。年轻时送公粮,一袋粮食自己也能擦到肩上,但现在在抱一捆一二十斤的传单也觉得沉。他也有些健忘,有时出门理发,走到公交车站才发现,有工具被落在家里。患脑梗死后,他变得比以往更注重时间,着急外出挣钱。天黑了,他就从手提袋里掏出头灯,像20年前在新疆下煤矿一样,把灯挂在脑袋上,埋头继续干活儿。

他的年龄在不断增加地增加,他年长之后,谋生的能力降低了。如果再接受这样的捐款,我们于心不安。王海静说,建议还是量力而行。

然而中国儿基会的工作人员发现,刘易并未听劝,2021年他们再次收到他的11800元汇款。其中1万元是他治疗腰痛后剩下的,1800元是过去一年他理发挣来的。

4月7日,儿基会的工作人员第二次到出租屋里探望他,把钱又退了回去,再次建议他暂停捐款。但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,一张崭新的、汇往建国门内大街15号的200元汇款收据又出现在这间出租屋里。